教师需要“工匠精神”吗

郑英

 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,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、柔性化生产,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,增品种、提品质、创品牌。“工匠精神”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，让人耳目一新。“匠”，《说文》里的解释是“从匚（fang，盛放工具的筐器）从斤（斧），木工也”，《楚辞·哀命》里注“教也”。现代字典里有这样三种解释：1）有手艺的人；2）灵巧、巧妙；3）具有某一方面熟练技能，但平庸板滞，缺乏独到之处，比如形容人“匠气”。过去说不做“教书匠”，为啥呢？今天说需要“工匠精神”，是为啥呢？】

匠气做产品，匠心出作品

 雕刻大师高应美，雕琢一堂不足十平米的六扇格子门，用了17年。

 开工仪式之后，高应美四处挑选磨刀石，用以制作和打磨起雕刻工具。工具多达100多种，最小的只有头发丝粗细，每一件都经他亲手制作和精心打磨。这一过程，竟不可思议地花了3年。

雕刻的门板厚7厘米，在这点空间里，高应美镂空浮雕出6个层次，180多个人物，人物神态各异，肌理细致入微，衬以战马腾龙、花鸟树石、山水房舍等景物。每一刀一斧都是殚精竭虑的选择，每一渣一屑都是恰到好处的舍弃，让木材的每一个方寸都达到圆满的境界，一个败笔，一扇门就毁了。

 最后一道工序是贴金。高应美又花了1年的功夫细心敲打出薄如蝉翼的金箔，然后选无风无雨太阳正好的天气，用头发做成的刷子小心地刷上金箔，轻巧得甚至不能有大气呵出，而且每一片金箔之间不能看见一丝接头的痕迹。

同样传奇的还有兑付工钱的方式。根据雕刻进程，最初的工序是粗活，就用凿出的一两木渣兑换一两银子，而后是一两木屑兑换一斤银子，最后到第六层镂空时，是细之又细的活，用一两木粉兑一两黄金！

因了大师的专注和执念，这堂格子门充满了生命质感，千百年来一直挺立在那个小村落里，闪烁着幽光。

 一个工匠，凝聚毕生的梦想、心血和才情，用生命中最鼎盛的十七年，成就一个传奇。忙忙碌碌的世间，永远有遵从自己内心节奏的行路者。因为慢，他们落后于时代的脚步，却最终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

职业无贵贱，除了身份的外壳不同，其内在的核心气质是一样的：大家都是“匠人”。但同是匠人，手艺有高低，格局有高下。匠，分匠气与匠心。前者意味着机械、重复、固执和守旧，后者则意味着执着、专注、完美和情怀；前者重斧凿之气，后者浑然天成；前者重技术，后者重艺术；前者做产品，后者出作品。

取法匠气，只能是个亦步亦趋的技工。就教育而言，多成“教书匠”，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焉，致远恐泥”。取法匠心，才有可能成为“巨匠”，就教育而言，才有可能成为“人师”，他们适应各种变化，创造诸多可能，匠心独运，让教育达到一种审美境界。

是故，师者，当怀一颗匠心。

 匠心，是一颗纯粹的心

匠心就是用最初的心做永远的事，始末如一，初心不改。他们秉持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永远记得为了什么而出发，执着而纯粹。高应美终其一生都在雕刻，追求的是“极简的纯粹”，将简单如斯的产品做得臻于化境。

对于教师，匠心就是一颗纯粹的教育心，并一以贯之。于漪老师一生秉持“一辈子做教师，一辈子学做教师”的初心，本色不改，在喧嚣中独守一片平淡，在繁华中坚持一份简单。她的内心疆域清澈澄明，栖息着一颗晶莹宁静的灵魂，有着非凡的穿透力。身为教师，只为教育这一事，且让我们就专注地做好这一件事。

持一颗初心，念兹在兹，何曾或忘？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

匠心，是一颗创造的心

 “技”的表现启示着“道”。匠人的工作多以重复居多，但出色的匠人，能从重复中发现其中的“巧”，自出心裁，这便是创造。创造是旧经验的新综合。有人看到毕加索把同一题材画了又画，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是否有很多人向您订购这一题材的画，难道有那么大的需求？”毕加索淡淡然回应：“问得好愚蠢！光线每分钟不一样，每天也不同，所以我画出来的也总是新题材。”

“道”的生命进之于“技”。在《养生主》里庄子有一段精彩的描写：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。”面对梁惠王“善哉！技盖至此乎”的喟叹，庖丁淡淡然回答“道也，进乎技矣。”

教育，看似重复劳动，其实重复中充满了各种可能与变化，决定了这是一项创造性极强的劳动。师者只有心中有“源头活水”，才能实现师生之间的“天光云影”。从这一点而言，教育就是艺术。知道教育是一门艺术，他的教育就是艺术作品。行者无疆，作为教育路上的行者，其追求是无止境的，那是技与艺的完美结合所达到的一种高度，由技入道，道技结合，让教师自身享受这种人生。

匠心，是一颗极致的心

心匠自得为高。作为匠人，最典型的气质，是追求完美和极致，对自己的手艺，拥有一种近似于自负的自尊心，并为此执着努力，但求做到精益求精。匠心，往往意味着慢，但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专注和对完美的追求，一丝不苟，苦心孤诣，即便做到99%尚不满意，竭力做到99.99%，因为他们认为伟大从不可能诞生于凡俗。

 “寿司之神”小野二郎坚持取最高标准做美食，他认为稍不留意就可能错过食材炮制中须臾可逝的“美味瞬间”。在他的店里，一条章鱼在被加工之前要先接受50分钟的按摩；学徒们要从拧热毛巾而不被烫到手开始，然后才能学习如何用刀和料理鱼。

 这样经过10年之后，才会开始让他煎蛋；鱼的料理、汤的火候、菜的顺序更是讲求严苛。如此，做出了值得顾客“花一辈子等待的美味”。小野二郎说，他很享受作品在手里升华的过程，他也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以求精进，努力达到巅峰，虽然不知道巅峰在哪。

真正的匠人，把自己的手艺当做一种信念，用毕生的心血和张扬的才情赋予它撼世的生命力，达到诗意与世俗的完美融合。

对此，纪伯伦曾有过一段经典描述：“从你的心中抽丝织成布帛，仿佛你的爱者要来穿此衣裳；热情地盖造房屋，仿佛你的爱者要住在其中；温存地播种，欢乐地收刈，仿佛你的爱者要来吃这产物；用你自己灵魂的气息，来充满你所制造的一切。要知道一切受福的古人，都在你上头看视着。”

师者，也需要像工匠一样热爱自己做的事，并追求完美，将自己的理解和美学价值赋予其中，自成境界。虽难以臻于至善，但那份无限趋近至善的感觉会让自己感到欣慰和自足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匠心，是一颗自由的心

 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布克，能轻松地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/100秒的钟表。后因宗教问题被囚禁，这期间他却连日误差低于1/10秒的钟表也制作不出来。对此，布克这样认为：“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，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，是不可能的；在对抗和憎恨中，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，更是比登天还难。”

由此他还推断，能够建造工程浩大、建造精细、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的金字塔的人，“绝不会是奴隶，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。”

 自由，方能自在，心怀虔诚。有“寿司之神”美誉的小野二郎说，他热爱这门职业，自己一捏寿司，就感觉站在了舞台的中央，自己经常会在梦里幸福地捏寿司，还会被一个个奇妙的捏寿司的创意惊醒。小野二郎构筑出了一个自在的世界，风月无边。

自由，方能畅达。教育，寻求的是心灵的抵达，需要师者怀有虔诚的心，并倾心投入，让自己也让学生“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，则其进自不能已”。因为虔诚，所以投入；因为自由，所以快乐。乐，也就不会疲；乐此，也就不彼。这样，师生同在教育的沃野里自由地成长。

匠心，是一颗宁静的心

 咫尺匠心难。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在制造过程中往往是枯燥的、重复的和机械的。卓越的背后，是献身于作品的那种神圣的孤独和寂静的苦行，用平静抵挡红尘喧嚣，用从容抵抗繁华诱惑，超然不群。

静者心多妙，宁静方能致远。静，是在平淡中积蓄力量，是一种比动更为重要的力量，经得起恒久的等待和磨砺。名满天下的罗丹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般洒脱、疏狂，而只是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之中的老人。李宗盛可以称得上是音乐创作的天才了，而他却说“天分我还是有的，我有能耐住性子的天份”，他认为“人生很多事急不得，你得等它自己熟”。倾注了时间和心血，累积出的必然是超凡价值。

在“效益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金钱”的今天，一切以速度计，慢就意味着落后，落后就意味着被淘汰。一扇门在今天，一个师傅三四天肯定完成了，要不他就揽不到活计。但经过时间的沉淀，我们会发现，与三圣宫的格子门同时代的门、比它晚很多的门、现在生产没多久的门，大都坏了朽了，而高应美的门却恒久不朽。在时间的洪流里，遵从自己的内心节奏，是否真的输了？恢弘的历史回声里，有着公正的答案。

 其实，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内心宁静的时刻展开的。教育，是慢的艺术，更需要一颗活泼而宁静的心。只有把心归于宁静并坚守这份宁静的师者，才能寻找到它的本真和美好。世界再嘈杂，师者的心必须是宁静的，在安静中找到力量，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。如匠人一般坚信：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力必不唐捐。

 匠心，是一颗有情的心

 一个出色的匠人，面对自己的作品，心中有神，诸相庄严。对于匠人，所有精工制作的对象，最珍贵、最不能替代的只有一个字“人”，人有情怀、有信念、有态度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的匠人，必定独具情怀，面对大自然赠与的素材，得先成就它，它才有可能成就自己。在他们眼里，作品就是自己。

 比如一个真正的花匠，他对待花草，不止于只是一株株的植物，而是能看到花儿绽放、草儿依依的美，看到生命的时序。那种盈盈于怀的匠心，才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花匠。比如一个真正的木匠，在他眼里，每块木头都是有用的——平整的木头可以做椅面，较长的可以做椅腿，短木可以做横档，连一块小木头，也可以做加固的木楔。因着对对象的倾世情怀，大匠眼中无弃材。

倘若教育中，教师对孩子也是这般的珍视，以对待孤品的心对待每一个孩子，必定能为他们营造局部的晴天。唤起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柔情，唤起学生对美好的追慕和期待，并用慢速快门来曝光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美。

 “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，一半是匠人，他要有诗人的妙悟，要有匠人的手腕，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，固不能创作；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，其创作亦难尽善尽美。妙悟来自性灵，手腕则可得于模仿。……”

这是朱光潜先生对艺术家的一段精妙论述。其实，这同样适用于教师，一个教师若没有诗心，便难以萌发美好的教育理想；若没有匠心，美好的教育理想多半流于空想。惟其实现两者的完美融合，才能实现教育的尽善尽美。

诗心是“致广大”，匠心是“尽精微”；

诗心是“向美而生”，匠心是“落地生根”；

诗心是为了提升境界，匠心是为了印证境界；

诗心是仰望星空，匠心是脚踏实地。

用心者成。师者，当有一半诗心一般匠心，以诗心和匠心做双翼，在教育的大地上飞翔。